

# 找准问题,推司法改革步入“深水区”

游伟


**新民时论**

自从中央通过《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》等文件,并确定全国部分省市于2014年下半年先行进行司法体制改革以来,目前全国已启动第三批试点改革省份。按照中央改革方案,各地已明确将探索建立省级以下司法机关的人财物统一管理体制,在司法人员的任免上实行统一提名、分级任免,逐步建立来源广泛的法官、检察官遴选制度;在财物管理方面,将市(区)级司法机关作为省(市)一级预算单位,摆脱司法机关对基层地方财政的依赖,

以有效减少外部行政干扰。

法院、检察院将进一步推行主审法官、主办检察官制度,减少审判委员会、检察委员会对具体案件的拍板定案,科学设定院长、检察长的行政化模式,确保办案法官、检察官在依法行使权力、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方面的统一。与此同时,调整司法机关内部结构,将行政人员的比例压缩至15%,将85%的司法力量配置到一线办案上,并实行法官、检察官员额制,逐步延长资深高级法官、检察官的工作年限,通过一

系列具体措施,保证司法一线办案人员获得更多的职业荣誉感,提升依法履职的责任心。

司法改革不仅涉及体制、机制,会对原有司法与地方的关系产生影响,还将直接关涉司法人员的工作调整及切身利益。要认识到,改革的目的是使司法权的运行回归到符合司法规律上来,要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着的司法不够独立、裁判不够公正、队伍不够清廉、责任难以落实和公信力不强等问题。

应当看到,改革也会遇到一些障碍与风险,还会涉

及与现行法律制度相协调甚至需要进一步修改的问题。但从操作层面上看,现在对地方法院、检察院领导干部的考察,地方相关部门依然参与,任免权力仍然留在地方,那么,要彻底改变司法的地方化倾向,可能依然会面临一些现实难题,需要通过进一步的顶层设计,甚至修改现行相关法律的方法,才能获得最终解决。

这次试点司法改革的方案,试图改变长期存在于法院体制内部的“审者不判、判者不审”和错案责任分散、难以实际落实的问题。但在目

前各级法院院长、副院长、专职审委会委员乃至庭长人员职数、行政级别不变的情况下,仅仅要求司法机关具有法官职称的领导干部(检察院亦同)参与个别案件的审理、担任审判长、主诉检察官,而他们更多的工作时间仍然配置在管理、监督以及工作协调等行政性事务上,那么,要扭转他们对个案的影响甚至可能的发号施令,同样面临不少困难。

此外,法官、检察官的职业保障不仅表现在具有相对较好的物质待遇上,而且应当体现在非因法定事由不被

免职或轻易调离法官、检察官办案岗位,更不能像过去那样,可以将他们调任到其他党政机关的工作岗位上任职。必须通过制度设计乃至再造,通过稳定的任职岗位和通畅的晋升晋级待遇,保证法官、检察官一线办案队伍的稳定,逐步减少司法机关中“领导干部”的官位职数,淡化司法人员“当官”意识。唯有这样,才能保证他们刚正不阿,依法、独立、公正地办理案件,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(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)

##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

叶开


**流行词手册**

“友谊”是个老词,常常挂在嘴边,听在耳里,记在心中。如“中朝人民的伟大友谊”,是一个常见用法。还可加上“鲜血”来强调这种友谊的纯粹深刻,如“中越人民用鲜血铸成的友谊”。我们还常常用“一衣带水”这个修饰词,来限定这种邻国间的关系,听起来关系之密切,似乎彼此友善,牢不可破。

古“谊”与“义”同。“友人”之间当有“义”,所谓急公好义、义薄云天,都是指好友之间相互帮助,共渡时艰。现“朋友”合用,古时“朋”与“友”性质却不同:“同门曰朋,同志曰友。”同过窗的是朋辈,扛过枪的是好基友。上过同一所学校,进过同一个班级,听过同一老师的课,是同门朋辈,但人生不同,朋辈能结成同志之情的很少,同门不同志的情况很普遍。不同门者,却可能因观点、意气相类,而成为一生好友,至死不渝。

“子曰,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?”说的是来了同门同学,都当着孔夫子的学生。同学们一起温习功课,一起吃肉喝酒,陪着老师一起打游戏,这是最好时期的关系,真是“不亦乐乎”。但同门不同志很多,同学之间分道扬镳者众。如孙臧和庞涓那样最终各从其主而“同室操戈”,是同学关系中最典型的悲剧事件——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!

“同室操戈”这种事件,在中国的历朝历代中,简直层出不穷,甚至

父子反目,各种人伦悲剧频频发生。老子说:“大道废,有仁义;六亲不和,有孝慈;国家昏乱,有忠臣。”可谓一针见血。

朋辈间如果没有共同的志向,友谊会很短暂,容易破裂。“朋”字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里解释成“鸟类的聚集”,上古时指用南方贝壳串成的钱。现在看,更像两人在一起读书,或吃喝玩乐。“朋”字拆开,很像两块肉,能不能解释为“酒肉兄弟”呢?这种关系不太靠谱,吃饱喝足就拜拜了。

“友谊”这个词,英文拼作 friendship。ship 是个固定后缀,但有人照字面硬译为“友谊的小船”。如前所述,一起吃肉喝酒打飞机的同门不一定靠谱。还是志向相同,一起为这目标努力的好基友,友谊才可能常青。举个时髦例子,英国热播影视剧《神探夏洛克》系列里,21世纪纪住在伦敦贝克街221B公寓的新福尔摩斯和新华生,就是一对典型的“好基友”。即使面对各种不同的困难,甚至彼此发生猜疑,但他们因志趣相投,仍能维持深厚友情。

吃肉喝酒时的同门,或艰难时世的相邻国家,无论说什么大话好话美话,无论怎么拍胸脯,都不一定可信。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。基于国家利益,制定对外政策,谋求利益最大化,才稳妥。

至于人与人之间,还是要有共同的志向、相近的观点,这“友谊的小船”才能在激流中,虽然扑朔迷离,却能不断向前。

## 病毒、疫苗与敬畏意识

魏英杰


**书山寻路**

近日,国务院对《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》进行修改并公布。修改的地方很多,共计24条,对原条例既有增加也有删除。

这次修改条例,主要是针对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暴露出来的问题,加强和完善二类疫苗的销售渠道、冷链储运等流通环节,规定二类疫苗也由省级疾控机构集中采购,并要求加贴温度控制标签,等等。

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原本是免费与自费的区别,而不是重要与否的区别,更不是运输环节上可松可紧的区别。这次山东疫苗事件,问题大抵出在二类疫苗,经由条例修改,加强管理,堵住了原有制度漏洞,有望提高疫苗总体管理水平,让家长们更加放心。

每个孩子从婴儿时期开始接种疫苗,是为了获得免疫力,防止某些疾病的发生。每一种疫苗都是人类抗击疾病的成果,体现了医学研究的结晶。例如肆虐一时的天花病毒,曾夺去无数人的生命,若不是英国医生、免疫学之父爱德华·琴纳于18世纪末发现牛痘疫苗,还不知道这种疾病会在人类舞台上活跃多久。而我们知道,早在1980年,世界卫生组织就宣布天花病毒已经灭绝——除了在美国、俄罗斯两处实验室还保留着这种病毒。这是人类针对病毒的一次彻底的胜利。

但这世界上还有许多未知病毒,存活在人类的视野之外,也还有许多已知病毒,人类暂时对它们无可奈何。例如,2014年2月开始在西非蔓延开来的埃博拉病毒疫情,令人闻之色变。截至当年年底,在病毒疫情爆发的利比里亚、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等西非三国,感染病例(包括疑似病例)接近2万人,7千多人死亡,其中包括一些医护人员。

这是埃博拉病毒首次大规模蔓延,形成席卷全球之势。但这并不是它第一次向人类展现它的严重威胁。埃博拉是苏丹南部和刚果(金)北部一条河流的名称。1976年,人类在这一地区首次发现这种病毒的存在。当时,这种病毒以极其恐怖的表现方式(导致感染者体内器官坏死、大出血),席卷这里数十个村庄,造成灭绝性后果。在这场病毒爆发中,有的是整个村庄、整个家庭,彻底消失了。

在国内最近出版的非虚构作品《血疫》中,作者理查德·普雷斯顿完整地回顾了这场疫情爆发事件。这部作品书于上世纪90年代,至今读来仍令人毛骨悚然。作者写道:“文明与病毒之间,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。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,可在24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城市。”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爆发,再次验证了这一严峻事实。

这本书还提到,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以西24公里的雷斯顿城,在1989年曾发生过一起埃博拉病毒事件。非常幸运的是,这次疫情仅爆发于实验动物基地的猴子身上,而没有造成人员传染。但这起事件仍让人心有余悸,按照埃博拉病毒的肆虐特性,病毒一旦开始在人际间传播,后果简直不堪想象。要知道,人类至今仍没有对付埃博拉病毒的可靠疫苗,阻止疫情传播的唯一办法只有隔离病人。

对未知事物的恐惧,或可让我们对人类疾病免疫的研究成果保持敬畏。接种疫苗是防控一些传染性疾病的最佳途径。每一种疫苗的研究发明都可谓来之不易,体现了人类医学研究与疾病防控的不懈努力。政府机构有责任确保每一名儿童享有免疫计划的保障,而家长也应遵循医学指导,给孩子接种疫苗,让孩子得到需要的免疫保护。

## 教育不是一列纵队

姜泓冰


**拾字街头**

两周前,本地又多了一所“大学”——上海应用技术学院正式挂牌,改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;一周前,在美中国留学生侮辱伤害同伴案宣判,3个19岁学生获刑6年至13年;本周末,上海有3万多个孩子开启了人生的初始竞争模式,参加民办中小学面谈,以便进入名校,“赢在起跑线上”。

把这三件全不挨着的事放在一起说,共同的关键词当然是“教育”。

教育从来都是重要的,不过,它原本该是一个社会中恒久远、循序渐进的稳定剂,很少像在今天这样,总是直接站上整个社会密切关注的舞台核心,成为新闻热词。

每次听闻大学改名,内心多少会有一些情绪复杂:上个世纪90年代的大学改名潮还历历在目。那一个阶段,有太多的大学在那一轮大潮里被推倒,要么就此从人们的视野中彻底失踪,要么更名改姓面目全非。改名换代的目的,对于个人,往往是想更换门庭,抹去某些“铁蛋”“二狗子”的旧迹,以期过上更体面的生活。但对于学校,过多人为的乍合忽分、更来更去,有时会像自然发育进程里的拦腰一刀,别圆圆去,根脉未必都能接得活。有一些学校折腾得很了,甚至到现在招生推介时还受着拖累,每每需要有内行人再三说明才能让人想起前因后果、源远流长;原本校史谱系脉络清晰,会变得东拉西扯、暧昧难明,只能名不正言不顺地乱攀一枝作为自己的祖宗与校庆。对着欧美动辄数百年不易位、不更名的老大学们,想想现代大学根本就浮浅的我们,难免叹气。

但这回的应用技术学院升格为大学,却是值得庆贺的理由是,与上一轮改名

潮中的“升格”和“做大”不同,这一所大学可以被视为上海乃至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,要实实在在着力打造“应用技术”型大学的一个代表性符号。升格做大,不再是为了变成“综合性研究型大学”,后者也不再是唯一的“高水平”大学标志。更通俗一点说,这是中国最受忽略的职业教育体系,终于开始踏实发展、搭建完整体系的一种符号。

将所有大学排成一列,再按照排名决定它们的重要性、作为资源分配的依据。对待教育,我们一直如此。“职业教育”比不上“学术学位”,“应用型”比不上“研究型”,“专业性”比不上“综合性”,“学院”不及“大学”,于是争相改名,作为升格做大的象征。

然而,中国教育真正需要的,并不只是在世界教育排名的一路纵队里有更多中国大学的名字,而是有切合中国社会实际发展需要的多列纵队,搭建起中国教育体系的立交桥——其中,踏踏实实职业教育以及高水平应用技术类大学,一直是待补齐的短板。

不是花大价钱买了几十万元一平方米的学区房,或是将孩子早早送进各种昂贵早教机构、名校培训班,送上西天取经路,就意味着占有了最好的教育资源、意味着成功。为了“不输在人生起跑线上”而举国若狂抓应试教育的重度焦虑症状,也只有在打破“一列纵队”式思维和社会模式时,才可能治愈。

中国已经有太多“牛娃传说”,太多“别人家孩子”,怎么认真和平等对待我们身边的“这一个”,让“每一个”都成人、成才,才是教育发展和进步的根本。但愿这个周末,那个以一副受害者委屈表情、活拉生拽着孩子四处赶考,连才艺、行为素养也被当成应试武器的虎妈队伍里,没有你。